

# 明镜所以照形，通古所以知今

□ 润蒙

于中华的旧体诗词合集《数风流人物——诗说历史名人》以中国古代历史朝代代经，以历代名人要事为纬，刻画西汉至清末的六百多位名人，以单篇讨论个体经历，以总览弘扬民族精神，并在此基础上，描绘出中华文明数千年绵延不绝、传承发展的壮丽画卷和精神图谱。

作品以文心写史，以史笔论道，兼顾历史的厚度与温度。有评述，有嗟叹，集文学、文化、史学意义于一体，独创性地用历史人物串联起一部自汉至清的中国简史。从文体意义上来说，这是一项颇具创新意义的出版工程。

《数风流人物——诗说历史名人》创作历时两年有余，于中华静心理首于浩瀚的古籍，执着钻研旧体诗词的创作。阅读本书，既能看到他的博闻强识、睿智通达，也会感佩他从波澜壮阔、变动不居的历史角落去寻找中华传统文化的守正之道。“云山苍苍，江水泱泱，先生之风，山高水长”，作者对传承中华文明的拳拳之心、对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殷殷之意，力透纸背。

这部作品作为旧体诗词集，作者在创作中恰到好处地处理了三方面的关系：一是形式固化的旧体诗词在词语、意象、句法结构上的要求，二是诗词所涉及的历史背景和人物故事的材料，三是诗词对故事之外的情志意态的表达。这些诗词作品在融合三者的基础之上，聚焦古代人物经历，融入学问与新思，在修辞上力去陈言，在构思上力求新意，学古不泥古，做到传统性与现代性的统一。

浩瀚五千年文明史，涌现出许多传奇人物，他们贯通起中华民族辽阔的精神天空。于中华遴选六百多位历史人物，有英雄忠良，也有奸邪佞臣，言简意赅地点评其是非功过，总结其成败得失，扬善祛恶，传递历史发展到今天应该秉持的价值观。这些历史名人所走过的路，是一个伟大文明的深沉足迹，它们经过历史的淘洗，交

织穿插、巧妙布局，被牢牢焊在一起，如同中华建筑的榫卯结构，组成中华民族、中华文化的共同体，光耀万里。作者一一展开，体现出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鲜明立场和深刻理解。

从史书的角度来看，该书体例总体上是断代史，除隋以七律《隋朝叹》结尾之外，其余朝代均以一首七律开篇，综述朝代发展和兴亡大势。如《七律·大汉朝》：“伏剑诛蛇立汉朝，钟鸣长乐楚歌飘。阴山细柳狼贪视，青冢胡笳燕舞消。宗室无能倚外戚，内臣何德盖卿僚。官营盐铁民心向，逐鹿三分天下焦。”以汉高祖斩白蛇起兵的典故入题，将定都长安、抵御匈奴、外戚擅权、国力鼎盛、汉末三分天下等汉代风云大事囊括其中。加之诗后注释详细，足见作者扎实的史学研究和精妙的文学创作能力。

该作品以史为轴，但以人物的选择观之，又不仅是对历史的观察和总结，而是站在现代文明的高度度量世界。作者的关注视野不仅限于推动朝代更迭的帝王、名将，还将相当的篇幅给予了文人墨客以及文化、医药、科技、宗教领域的鼻祖和先贤，彰显其贡献。诗人李白、杜甫自不必说，其他领域如许慎之于训诂，张仲景之于医学，沈括之于科技，玄奘、丘处机之于宗教等都有极高的评价。尤其《七律·沈括》：“科学标据千古用，梦溪笔下史留名。猛攻守旧挥笔墨，强挺维新画点睛。地理丰功华盛典，天文奇迹俊豪英。几何历法行军事，今日石油君发明。”对这位被西方称为“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”的古代科学家的推崇不吝笔墨，盛赞至极，体现了对民族发展进步作出历史性贡献人物的崇敬和褒扬，是为民族脊梁，当为万世标榜！

除了选录正史有长篇累牍记载的著名人物，作者还结合民间传奇收录了一系列女性形象。如《七律·窦漪房》：“出身贫困志弥坚，治国无为数十年。曾历四朝承大统，更襄三帝谱新篇。东官品尚皇纲正，汉武雄才盛世贤。厌恶当初高后事，窦刘

两姓共擎天。”高度评价西汉女政治家窦皇后对“文景之治”“汉武盛世”的卓越贡献。将女性从被历史的缩写中捡拾而出，推向历史的台前，为女性立传，这是必须具有现代思想和格局才能做到的。

“不虚美，不隐恶，故谓之实录。”这是中国史学典籍的传统和精髓。本书在为人物作传时，秉持了同样的原则，公正地对其进行评述。同时，本书所选人物并非都是光辉闪耀的，而是尊重历史，收录了部分有争议的枭雄，甚至留下恶名的荒唐人物、反面人物，列其所处境遇，对造成的影响忠实记录并加以批判和讽刺，尽可能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，如弄权误国的佞臣李林甫，割地求生“儿皇帝”石敬瑭等。《七律·石敬瑭》：“儿皇跪舔不知羞，出卖家园十六州。从此中原无活路，任凭野马踏田畴。宋朝一度燕云讨，洪武元年失地收。四百岁流泪史，黎民凄惨恨千秋。”寥寥数语，写尽世间悲歌，人性丑恶，可谓振聋发聩，醒世警人。

该书纵情诗谈古论今，可以激活读者对风流人物、历史名人的审美触觉，读起来朗朗上口，赏心悦目，引人入胜，颇有韵味，思想性、艺术性、观赏性高度统一。尤为值得一提的是，作者诗歌创作不拘泥于某种风格，而是从人物本身出发，让人物与诗歌作品呈现同种气质。如《临江仙·霍去病》：“骁勇如神豪纵，单枪亦可从容。轻骑八百去如风，两千真虏首，尽数入囊中。笑那匈奴藏匿，侵疆展我刀锋。边陲擒寇立丰功，威仪震陇右，此处论英雄。”笔力豪迈，意象阔达，尽情抒写天纵奇才霍去病少年得志、屡立奇功的潇洒风流，读来让人感到荡气回肠，意气干云，并获得一种美学上的享受。

“历史是一面镜子，从历史中，我们能够更好地看清世界、参透生活、认识自己；历史也是一位智者，同历史对话，我们能够更好地认识过去、把握当下、面向未来。”于中华为这些历史名人立传，既是对历史的回望，也是对今天的启迪。



译林出版社  
邓安庆 著  
《暂别》

## 生活如是

□ 邓安庆

对我来说，这是一场漫长的写作。2007年大学毕业后，在接下来的十几年里东奔西跑，辗转过很多城市，从事过很多不同领域的工作，经历过各种事情，所幸的是我用文字记录了下来，成为此刻你所读的这本《暂别》。

全书分成三个部分，第一部分是“漂泊记”，写这十几年来漂泊各地的人生经历；第二部分“亲人记”，写亲人们这些年来在我生命中留下的印记；第三部分“回乡记”，收录了从2020年到2024年每年回家(包含父母来苏州)的记录。之所以如此安排，是因为只有写明白过去这十几年来我漂泊在外的人生经历，才能让每一次“回乡”有背景交代和情感依托。

写此书，对自己的要求只有一个：尽可能真实。

书写对于我的意义是非常重要的，一旦开始写作，内在的道德感要求我必须坦诚以待，这个不可去亵玩。文学是我的“神”，在它面前，我是赤裸的。因此，当我书写自己的生活时，就不能逃避，不能伪饰，生活如是，书写亦然。

这在他人看来是“示弱”，因为生活中其实是有很多不堪的、破落的、脆弱的、辛苦的、龌龊的部分，它们一点都不光鲜、漂亮、完美。去写这些，让他人窥见的是自身生活的种种不如意。但如果从我自身的角度来看，这里不存在“弱”，也不存在“强”，生活是什么样，我就写什么样。美，对我来说不重要。真，才是重要的。但如果你是真实的，从中产生出的美感反而会更动人。

承认自己是一个有诸多限制的人，会让人轻松很多，总是要端着活成不符合实际生活的人，在我看来太累了。贴着生活去写，那些坑坑洼洼的、沟沟坎坎的、边边角角的、零零碎碎的部分，是可以触动他人的情感的。毕竟我们大多是平凡人，生活在日常中，很多心绪积蓄在心中，忽然看到有一个人记录自己的生活，没有什么情节，没有什么狗血，有的就是流水账似的细节，就仿佛看到自身：“是啊，我也是这样想的！没想到有人帮我表达了出来。”这种共鸣感，就是因为真实的生活是有共通性的。

写作多年，我深深地意识到我的局限性。我不是一个多么有才华的人，出了一些书，也不能说有多好，但有一点我是对得起我自己的：我真实地写我的生活。我不管别人说我写的是好是坏，我按照自己的生长节奏去写。那是我的人生，也是我的文学。

(作者为作家)

## 追寻古代文人的足迹

□ 王淼

自古以来，“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”被视为中国传统文人的理想所在，同时又是他们的一种人生情怀——前者增进学问，后者增广见闻，均属传统文人磨砺自己的日常功课。而阅读古典著作，则尤其需要贴近古人的精神世界，或者抵达古人曾经伫足过的现场，方能设身处地地融入古人生活的情境，更加真切地领会古人的心理状态。聂作平的新著《山河作证》有一个副标题，是为“古道上的中国文脉”，书中内容即是以人物为中心，以古道为线索，对一些古代文人的生平经历与心路历程进行书写和解读。

钱穆先生曾经说过：“我们若譬喻历史是演戏，则地理就是舞台，人物就是角色。”可知每一个历史人物的经历都是与地理密切相关的。地理提供了人物活动的场域，而不同的地理环境，也会影响人物的心境和感情，所以没有对地理状况的了解，就谈不上真正理解历史人物。聂作平在《山河作证》中追寻古人的足迹，以古道串联起人物的生平经历，他写的大都是唐宋文人，其中着墨最多的是杜甫、柳宗元、李商隐、苏东坡等人。他写杜甫，是从杜甫的行路轨迹去探寻诗圣的个人命运；他写柳宗元，是写柳宗元贬谪永州与柳州时的心境和遭遇；他写李商隐，是写李商隐的仕途失意与对人生的惨淡经营；他写苏东坡，是写苏东坡善于化解痛苦和烦恼的旷达与洒脱……

聂作平笔下的人物命运相近，境遇相似，理想相仿，解读他们的个人命运，也未

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
聂作平 著  
《山河作证》

尝不是对中国传统文人生存状况的一次反思。在高铁时代，从西安到天水只是一个多小时的路程，但在杜甫所处的农耕时代，他却足足行走了十几天；从同谷到成都，他更是跋涉了二十多天。杜甫其实并没有闲情四处游玩，他之所以到处奔波，完全是为生计驱使，一次又一次狼狈的逃离，也是一次又一次为了不坐以待毙的艰难挣扎。李商隐的情况也基本相同，他虽然出仕甚早，却为牛李党争所累，不得不四处奔走，寻求出路，短短的一生中，足迹踏遍天南海北。与杜甫和李商隐相比，柳宗元和苏东坡则因为政见不合，多次遭到贬谪，从庙堂之高流落到江湖之远，“心似已灰之木，身如不系之舟”。

在信息闭塞、交通不便的古代，文人的远行虽然各有自己的理由，却大多出于无奈。聂作平追寻他们的足迹，力求找到他们行走过的蛛丝马迹，从而还原他们的

人生经历，走进他们的心灵。在开封城外一片零乱破旧的民居间，聂作平找到了一个叫吹台的地方，见证了杜甫早年意气风发的激情岁月，并产生了重走杜甫入川之路的念头；在潇水西岸的一条小河边，聂作平怀想着柳宗元的贬谪岁月，生发出“材不为世用，道不行于时也”的感慨；在泾水之滨五龙山边的古城墙遗址上，聂作平追忆着李商隐“走马兰台类转蓬”的宦游生涯，对李商隐的诗歌有了更深的感悟；在惠州的嘉佑寺旧址、现今的东坡小学校园内，聂作平回顾苏东坡为文字所累的一生，他更加相信海明威在《老人与海》中揭示的主题：人来到世上并不是为了被打败的……

写人文地理类的文化随笔，首先需要具备两个条件：其一，读过的书够多；其二，到过的地方够多。很多年来，作为一名学者型作家，聂作平一直以自驾等方式行走在这片古老的大地上，追寻古代文人的足迹，注目山川河流的变化，从而勾勒出古代文人行走的地图，考证古代文人与地理的关系。正是因为有了浩荡山河作背景，聂作平下笔多有体己之言，能够准确地把握住笔下人物不同时期的情感和心理，将人物、历史和地理巧妙地融为一体，使他的文字具有很强的代入感和画面感。

聂作平写“靖康之难”，说“所谓黍离之悲，常常源自这种小小的不易察觉的细节变化”。聂作平本人的人生态度和幽微情感，同样隐藏在他字里行间的小小的不易察觉的细节中。

(作者为中国作协会员、自由写作者)